

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卸任后，将自己的为官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并出版，引发关注。近日，姜宗福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这个传说中敢于发声的前任官员，个头不高，镜片下的那双眼睛锐利有神，穿着一件最普通的深色棉质夹克衫，一口“塑料普通话”(湖南当地对于带口音的普通话的俗称)，湘音浓重，言谈间，他常常是眉峰紧蹙，神情看上去颇为严肃，但谈及畅快处，则放声大笑。姜宗福自认，在写《官路》的过程中，他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原生态”。最耐人寻味的是，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姜宗福

著书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官路》自序的开场白，姜宗福来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在去年8月间，《官路》就以《我的官样年华》为题现诸网络，在圈内引发热议。姜宗福及其《我的官样年华》，甚至被评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担任副市长的临湘市，为岳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约50万，有“湘北门户”之称。这位前临湘市副市长坦言，他所亲身经历的官场，与普通人心目中官员应有的“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异。他总结，自己在这里挂职5年的经历是，每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他总结了“官场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副市长，不吝于公布自己的资产情况：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月工资仅剩2600元，是“房奴”，贷款15万元，还期20年，每月还要还房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妻子下了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他请客的等，络绎不绝，“当副市长的时候，当然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之处尽管离岳阳的家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亦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

他更是大胆地揭了官场的“潜规则”——“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这位前副市长感喟，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他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越慢”。



姜宗福将自己的为官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

前副市长
总结官场四种煎熬

金钱的诱惑
美色的诱惑
难保持独立人格
权力小责任大

对话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记者：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自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记者：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记者：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吗？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记者：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记者：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现象越来越严重。

“我基本上官路断了”

记者：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吗？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据《新民周刊》

卸任

纵观姜宗福的官场经历，颇像翻滚过山车。而他作别政界，也被认为是事前没有征兆的，连姜宗福本人回忆这段时都说，“做梦都没想到，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开全国防汛工作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调令。岳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与姜宗福谈话，决定将其由临湘市副市长职位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理一职。

当然，这次同属平级(同为副处级)调动，让舆论认为是“明升暗降”，哗然一片，“姜宗福的‘被边缘’是堂吉珂德式的悲剧。”有人愤愤不平。

这或许是有迹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当地干过几件“大事”，机缘巧合，他也自认是，“无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年1月22日，他在红网论坛实名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超大规模投资，表现手法老套，一哄而上的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

其二是，3个月以后的4月18日，他再次实名发帖，批评高房价，抨击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在姜看来，对于房价的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行准备金率)、调息？”他也炮轰很多经济学家，“受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

“个性官员”、“炮手市长”、“官场凤姐”——他于是得到这般称谓。

这种与官场文化不太吻合的个性，专门挑政府的刺儿的做派，让网友追捧。就这样，他意外地，“红”了。

然后这并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2008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讨论热潮之际，他就发帖《我们应该“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直接建言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张春贤。

寒门

在42岁的姜宗福看来，自己身上的这种批判性，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他出身寒门，兄弟姊妹7人。“我从小就是在那种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他的父母当年成分不好，又都是孤儿，加之当年下放到农村以后，前面一连生了4个女儿，“在当时是很受欺负的”。

他难忘的是，在他儿时，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贪黑种蔬菜，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断黑，才能返程。他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队，站在台基上远望父母归来。

他身上的这种天生的“反骨”，似乎在少年时代就有所彰显。念初中时，学校规定，除学费外每个学生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当时，他的父母落实了政策，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开学一周之后，他的父母还没有凑到钱，学校的教导主任于是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姐弟3人赶出教室。于是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77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便立马通知这个“捣蛋鬼”的父母，将他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也是在多年以后，姜宗福才将自己身上这种叛逆情结与“公民意识”4个字对上了号。15年之前，他甚至写了一本《我想当总理》的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桀骜不驯，也并未获得太多认同。有个上司曾给了他一个评价，“能力很强，个性更强”。

“我现在的爱好，一个是批评，然后就是写书。未来做学问是肯定的。”他正在写两本书：《颠覆说文解字》和《瓷道》。做这些事情，让他获得尘世生活中的幸福感。